

清代广西古文研究

张维 = 著

清代广西古文研究

张 维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广西古文研究 / 张维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633-7646-9

I. 清… II. 张… III. 古典散文—文学研究—广西—清代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68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张维博士是我的后学校友,我高兴于她近年来的学术精进,硕果累累。她先从研究清代桐城派古文在广西的分支入手,于2003年出版了《岭西五大家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如今又拓展研究领域,一鼓作气,新推出了《清代广西古文研究》一书,这无疑为我国地域文学研究树立了一面崭新、明丽的旗帜,瞩目而望,令人鼓舞,振奋。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乐意为它写一篇短序,权且作为一篇读后感吧。

任何一项研究,首要的是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广西的古文。表面看起来好像范围不算大,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处。为了使研究能够更深入,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范围适当缩小,设计了三个限定,使论题更加集中。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清代)广西人创作的古文作品,即广西籍作家的古文作品,而不包括清代宦游、流寓、谪居广西的作家作品”,这是第一个限定。广西地处西南边隅,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文化一直比较落后,号称蛮荒之地。它的文化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中原和江南等其他先进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影响和培育。作者认识到“元明清时期,广西仍是一个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地区”,这些移民中,引领当地文化的就是宦游、流寓、谪居在广西的那些重要的文化人。他们悉心培养人才,参与搜集、整理前代的典籍和文献,同时自己也创作诗、词、曲、赋以及古文作品,推动了广西文化进步。直到清代,情况基本上仍然如此,有的寓居者在文化上还取得很高的成就,这是在广西本土逐渐成长起来的人不应该忘记的。我们今后写作地域性的历代文化史和文学史,其中应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以展现这些文化人渐进渐远的面影,这是绝无疑议的。但真正要做起来,将他们与本土

的作家作品融汇在一起,那就未免范围太广,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短期内难以实现。正是有鉴于清代广西本土作家的古文创作已逐渐趋于繁荣之境,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张博士大胆、果敢地对清代广西古文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限定,缩小了研究范围,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这是其一。其二,从时间上说,自满人入关,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算起,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帝,历时二百七十年,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都取得堪称辉煌的成就,这是后世公认的。尤其是古文创作,出现了一个辉映古今的桐城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如果没有桐城文派的显著影响,清代广西的古文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古文创作具有新的风貌,与清代的前期和中期应该有所区别。有鉴于桐城派在广西的分支——岭西五家之一的王拯去世于 1876 年,又由于清代晚期广西的最后一位古文家赵炳麟追随康梁改革,其主要古文作品已体现近代色彩,因此,张博士将清代广西古文研究的下限定在 1894 年,并没有与清朝的兴亡(1644—1911)相始终。我认为这也是比较符合清代广西古文创作的客观实际的。其三,关于古文的概念和内涵,由于历代的作家早就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也有必要对清代广西古文的范围加以适当的界定和限制,这是研究的客观需要。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南北朝时期,骈文被称为“今文”,散文被叫做“古文”。唐代,韩柳之文被称为古文,数十年间,仿学者多有,因此占有统治地位。但整个唐朝,多数时间还是骈文占统治地位。晚唐李商隐以“四六”名集,实际上他是骈文一代翘楚。宋代的欧、苏、王、曾,以古文名世,但都善骈文,尤其是欧阳修,“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吴子良《林下偶谈》)。清代中叶,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方苞称古文为“散体文”;刘大櫆称古文为“散体古文”;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类,其中的辞赋类就选了韩、欧、苏以“文”为名的作品,说明他心目中的“文辞”还是有一定限制的,也许并不包括平仄、音韵非常严格的骈文和赋。到了近代,古文则逐渐成为散文的别称,以区别于笼统的“古文,为古人之文”的说法。因此我觉得,对于清代广西古文家进入研究范围的作

品,也可以采取类似桐城派祖师姚鼐的做法,适当放宽一点;也就是对于散体的骈文和赋,也可以看成“古文”,加以评述。这三个限定,说明张博士眼光的独到,视野的宽广,态度的坚持,否则犹犹豫豫就不利于研究的全面展开。她是聪慧的,又是果断的。偶然想起已经去世的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他的《瞿翁论词绝句》在论及宋代李清照的词时,引证了清人刘熙载《艺概》中的八字评,即“虽小却好,虽好却小”。这话说得很辩证。研究也是这样,论题以小一点为好,可以做得深一些,好一些。因此,清代广西古文的研究,应该在一些方面加以适当的限制,否则会有庞杂之弊,影响研究的深入。

至于说到本书的框架和结构,张博士将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列为三章。虽然看起来章节似乎偏少,但细读却发现内容相当丰富,写得也很扎实,论述有不少新意和出彩之处。如第一章,专论清初广西古文,一般都要谈到时代背景。本书劈头说到清初广西的社会状况,言及桂林永历南明政权,邻省云南吴三桂的起兵,清初广西的文字狱,再结合开粤西古文风气之先的全州古文家谢良琦和父子逃难的岑溪古文家高熊徵,以及曾经入狱的古文家谢济世的经历,乱世中老百姓纷纷逃难,流离失所,进退失据,作者说来历历如贯珠,这就把时代背景真正落到实处,与论题联系得很紧密。不同于一般教材和学术著作,言时代背景犹如在屋顶上铺一层烂茅草,往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冷者仍冷,饿者仍饿,将背景与书中人物活动隔开,完全是程式的,隔阂的,于此就显出本书的精彩之处,非常难得。说到清初的古文家二谢(谢良琦、谢济世)一高(高熊徵)一陈(陈宏谋),又能自然地联系前代唐宋八大家和清初三大家的影响,平平道来,然而渊源有自,行文相当流畅,没有常见的生涩之病。如说到著有《醉白堂集》的谢良琦,其散文“议论中少了一些激烈的言辞,描写中少了一些紧张的情节”,但古文创作具有“理智冷静,含蓄委婉,气象浑厚”的特点,并与作者“独特的心态有关”,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中肯的。谈到雍正时的直臣谢济世,他曾两陷囹圄,戍边九载“屡濒于死”,但《梅庄杂著》的《悔斋记》,读来却使人非常感动,体现了他“直谅不阿”、“知错能改”的凛然正气,其人格特色也得到全面的彰显。我觉得他的《梅庄记》、《莲塘先孺人阡表》

等也是颇为难得的佳作。

第二章论广西桐城派，是本书的重心所在，篇幅最大。我觉得可与作者前书《岭西五大家研究》参读，在比较中更见特色。格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节增加了广西桐城第一人陈仁的相关内容。陈仁是广西武宣人，清属浔州府，雍正年间就中进士了，“师事方苞，受古文法十有余年”，他的《用拙斋文集》虽然只有寥寥数十篇，但“在望溪弟子中，海峰惜抱之外，亦未见其匹”，评价是相当高的，因此立一专节加以介绍，确有必要。至于“岭西五大家”，他们不仅是桐城再传弟子而已，本章还专门论述了五大家的创作论和有关书院等问题，这都是新增的材料，读来顿觉耳目一新。第三章论到桐城派之外的一些古文家。“不主一派”四字，虽然有点戏谑色彩，却也是实情。不像现在，这个派那个派，今日聚，明日散，后日又重组，令人眼花缭乱。列入这一章的六人（郑献甫、蒋励常、蒋琦龄和蒋崧、蒋启敷、蒋启效）中有五人是广西全州人，结合清代广西文坛的情况，全州籍的古文家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说明在古代，尤其明清以来，这里和桂林一样，文化传统特别深厚，因此人才辈出，风激云涌。令人羡慕，也顿生感慨。郑献甫是晚清广西象州的一位古文家，他的诗和文都有相当成就，在当地颇有影响，但在全国却并不知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地域文化的重新被关注，他也开始被重视。我知道，1988年出版了《郑献甫诗选注》（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郑献甫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郑献甫被封为广西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会后还出版了《历史文化名人郑献甫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前几年，我慕名去他的家乡白石村故居采访过。然而据我所知，对他的古文创作至今还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张博士这一回在本书中为郑献甫专立一节，用三万余字的篇幅进行全面精到的分析，应该说有开创的意义。此外，还有本章的其他数家，本来名声不著，作者同样作出全新的论述，并给予相应的评价。我想，这在清代广西古文研究中都是破天荒的。全书这样的亮点多多，细心的读者当不会错过。

写到这里，这篇短序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我心中顿生一个后续话题，那就是作者的两书出版后，在清代广西古文研究领域，今后还可以

做些什么。想了一想,我的回答是:也许可以编注一本《清代广西古文读本》。这不仅可以看成清代广西古文研究的后续工程,而且对于扩大全国关于清代广西古文创作实绩的认识是有益的,至少可以提高广西地域文化研究的自信心。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曾经编过一本《广西八桂古文新选集》,还请著名作家陆地先生作序,郑重其事地给某出版社投稿。他们起先热情支持,后来不知怎的就石沉大海,文稿至今尸骨无存,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说起来,选集未能出版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当时大环境不行,另一方面也许是文稿本身有某些缺陷。但人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至今这个设想似仍无大错。我意是否可以以本书的清代十六家古文为纲,雅俗结合,选择精品,不忘市场因素。篇幅不要大,注释要简明;文章不要长,内容要生动;定价不要高,文笔要精炼。总之,值得尝试,希望能闯出一条路来。

匆匆搁笔,是为序。

毛水清

2008年7月11日于广西南宁

目 录

绪 论/001

第一章 清初广西古文/013

第一节 背景/013

第二节 开粤西古文风气之先——谢良琦的古文/015

第三节 高熊徵的古文/035

第四节 雍正朝直臣——谢济世的古文/045

第五节 “岭南大儒”——陈宏谋的古文/060

第二章 广西桐城派/079

第一节 文学桐城第一人——陈仁的古文/079

第二节 桐城派在广西的兴盛/095

第三章 不名一派的古文家/168

第一节 郑献甫的古文/168

第二节 蒋励常的古文/193

第三节 蒋琦龄的古文/211

第四节 蒋崧、蒋启敷、蒋启效的古文/228

结 论/243

参考书目/253

绪论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无法调和之时，清代的学术、文学和文化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① 清代文学的繁荣，不仅表现为作家、作品数量远胜前代^②和各体文学的全面兴盛，而且还表现为各地文学创作异常活跃，以致我们今天在进行清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不得不将“地域性”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③ 这里所说的各地，不只局限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江浙地区等，地处边陲的南北各地也不约而同地抒写着本地区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④ 这种情况当然也出现在地处西南边陲的广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缵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②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凡例》：“本书为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诗文别集著述、馆藏及其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共著录近两万名作家所撰约四万部诗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凡例》：“本书收清代有诗文别集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 蒋寅《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说到专题研究，我们就有了许多选择的可能，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地域都可以成为专题研究的单位。……其中地域是个核心问题，清代文学发达的突出现象，如家族、性别、社团、流派都与地域概念胶着在一起，抓住地域因素能收到纲举目张之效。”载《江海学刊》，2004(3)。另可参考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之“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史建构问题”，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④ 比如毕宝魁《东北古代文学概览·前言》总结东北古代文学发展历程说：“辽、金两朝……东北文学出现第一次繁荣局面。……清朝……东北文学出现第二次繁荣。”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又如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唐前的准备时期，唐五代的发展时期，两宋的繁盛时期，元明的复古时期之后，入清则已进入总结提高的时期。”40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西。

清代广西的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名家辈出，佳作涌现，诗、文、词、曲等各体文学空前繁盛。20世纪30年代，广西就本省所存文献情况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普查，最终汇总为《广西省述作目录》^①一书。该书目的是“为统计广西著林，藉观广西文化而作”，所以“举凡广西人或纯广西人团体之各种撰著、译述、纂辑、笺注，其已成定本者，悉为甄录”，虽然“限于事势，未获遍查，难免遗漏”，^②但就所附的几张统计表来看，此书所录自汉代迄于民国的各类广西人的作品，共计2548种。从《作品时代比较》附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广西人著述的作品最多，共1398种（应为1403种），占了一半之强，真是“至若一省之广，作家辈出，清乾嘉以来，尤属文化通兴时代，述作之富，何可胜数”^③！

总数 类别 时代											合计
	总类	哲学	宗教	社会 科学	语 文 学	自然 科学	应用 艺术	艺 术	文学	史地	
汉	3	1									4
三国	2								1		3
唐									2		2
宋	1	1	2	2				8	19		33
元		1						1	2		4
明	17	15		15		2		3	80	143	275
清	157	62	1	31	14	11	30	13	803	281	1398 (应为1403)
民国	180	45	14	135	29	52	31	12	219	106 (应为107)	824
合计	360	125	17	183	43	65	61	28	1114	552	2548

^①广西统计局1934年编：《选印广西统计丛书之三·广西省述作目录》，杭州：杭州古籍书店影印，1987。

^②《广西省述作目录·编例》。

^③《广西省述作目录·编例》。

如图表所示,其中“文学”一类,清代作品共存 803 种。所谓的“文学”作品,包括“丛录及诗文评”、“合集”、“诗歌”、“词”、“文”、“小说”、“戏剧”等七类,分别有 32 种、104 种(其中又有诗文合集、诗词合集和诗赋合集等几类,诗文合集类约有 58 种,占了一半以上)、528 种、36 种、99 种、1 种和 3 种。虽然这不到 1 000 种的文学作品,在近 40 000 种的清代诗文集中似乎有点微不足道,但是,就广西的文学发展来看,清代的文学作品却是前代所有作品总和的近十倍之多。所以,清代广西文学在本地区文学史上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这里首先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广西省述作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统计的“清代”作品显然是指 1644—1911 年整个有清一代的作品;而我们文学史上使用“清代文学”这一概念时,都习惯性地以道光二十年即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作为一个临界点,将此前的文学称为“清代文学”,此后到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本书将要讨论的“清代广西古文”中的“清代”,既不是一般文学史所指的 1644—1840 年的文学,也不是像《目录》统计的那样,囊括整个有清一代,而是将范围限定在 1644—1894 年。

理由之一,从理论上说,近年来,学界对于“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临界划分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讨论,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近代文学不应以历史事件为划分依据,其上限不应起于 1840 年,而

以 1894 年为上限较为适宜。①

理由之二，民国时期，1936 年，广西北流人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将清代散文划分为两个时期：清代桐城派之散文和清维新以后之散文。他认为：“清自光绪维新以后，政治学术为之丕变，文人作风亦为之丕变。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辈，其尤彰著者也。然其文过于叫嚣，一泻无余；可以风行于一时，而不可以行于久远；可以谓之政论家，而不可以谓之文学家也。”②显然，陈柱虽然还以“清维新以后之散文”命名 1894 年以后的文坛情况，其实 1894 年以后的散文已发生新变，与此前的清代散文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备了近代的性质，应属近代文学的范畴。由此，本书以 1894 年作为所讨论的

① 裴毅然《中国近代文学起始之我见》：“说到底，作为文学分期的决定性依据，究竟应根据历史事件或社会性质还是应根据文学实绩之本身，这才是近代文学断代划分乃至文学独立性之关键所在。我以为，1894—1898 年的戊戌维新文学运动，才是中国近代文学一个合适的起始点。当然，这并不是我的发现与创见。早在 1928 年，陈子展先生就已提出近代文学应始于戊戌维新运动……有关中国近代文学起始点的各种观点，除了陈子展先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之说’（尽管解放后陈先生改口‘皈依’1840 年之说），其他不同主张大致为：一、1820—1929 年为起讫年代（1982 年首届近代文学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二、1840 年前夕—1949 年为起讫年代（1984 年第二届近代文学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三、章培恒、骆玉明二先生主编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1996 年）干脆以朝代划分，将整个近代文学统统收归于清代文学的账户下。在我看来，第一说（1820—1929 年）几无可能得学界之公认，其起讫实不知根据何在？第二说（1840 前夕—1949 年），将完全异质的上世纪 30 年现代文学囊括于近代文学，其合理性亦显然存缺。章、骆二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索性取消近代文学概念，整体‘上缩’至古典文学，倒不失为一种可参考的思路。这样，也许既照顾了历史，与其保持同步，又大致兼顾了文学史。不过，倘若大家认为还是应该划出一个中国近代文学，划出一段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时期文学，那么，我以为其起始点应定于 1894 年，即维新改良文学运动发生之时。尽管这样一来，近代文学时间跨度仅为 20 余年，即 1894—1916 年间，于史似乎过短，但这却是据于文学自身之客观实际，即以文学活动之实绩划出的起始点，与文学史之实际保持了同步，而不是以某种主观判认作为预设性前提。再说，既然我们一直都能‘忍受’不过只有 30 年的现代文学，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接受 20 余年的近代文学呢？其实，短促的近、现代文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庞大古国自 19 世纪末以来，是如何于内忧外患中急匆匆启动现代化脚步的。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近代文学反倒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真正保持了某种一致性。我们应该真正尊重‘存在决定意识’。”载《社会科学》，2005（4）。相关论述还可参见裴效维、牛仰山《近代文学研究》第二章《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与断代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② 陈柱：《中国散文史》，319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清代文学”的下限,是符合清代散文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理由之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广西古文发展的实际状况。那么,清代广西古文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清初时,真正专注于古文创作的广西作家并不多,除了如谢良琦、谢济世等古文家之外,广西文坛相对冷清。清代广西古文的兴盛是以嘉道时期以“岭西五大家”为代表的广西桐城派作家群的出现为标志的。此后,一些桐城派的追随者,如李洵、吕赓、龙继栋、侯赓成、侯绍瀛等,仍然坚守桐城义法,但经过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广西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岭西五大家”的短暂辉煌一去不复返。同光时期,桐城古文创作中心已经转移到湖南,广西古文创作相对衰落。随着广西最后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家王拯在 1876 年去世,广西桐城派的影响就此消逝。赵炳麟(1873—1927)虽可称晚清广西古文一家,但他的《赵柏岩文集》收录的是他 1895 年中进士后的作品,而且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主要参加了康有为的改良派活动,政治观点与改良派相近,文章的思想和风格已具有近代色彩。

综上所述,本书所讨论的是 1644—1894 年间广西古文的情况。那么,具体来说,所谓的“广西古文”又是什么内容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广西古文”是指广西人创作的古文作品,即广西籍作家的古文作品,而不包括清代宦游、流寓、谪居广西的作家作品。当然,“广西籍作家”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广西出生并在广西成长起来的作家;二是祖籍广西但不在广西成长的作家。而事实上,后一种情况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因为,广西在历史上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从秦始皇以来,经过中原文化的传入、渗透,广西本地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得到不断提高。元明清时期,广西仍是一个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地区。^① 虽然不排除弱势文化影响强势文化的特例,但至少在广西古文创作发展史上,这一现象没有出现。所以,本书研究的“广西古文”的范围和内容是在广西出生并成长的作家的古文作品。其实,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清代广西文学、文化繁荣的程度。毕竟,构成清代广西文学主体的

^① 古永继:《元明清时期广西地区的外来移民》,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2)。

是广西籍作家，而不是外来的宦游、谪居的作家，这与唐宋元明时期的情况显然有所区别。^① 清代虽然也有一些较为重要的古文家游宦广西，如谢启昆、李文藻、刘凤诰等，但他们对广西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已不像唐代时那么明显。^② 另外，“广西”一词，就清代行政区划而言，并不包括今天的钦州、北海一带，清代广西是一个内陆省份。^③ 所以，如李符清（合浦）、冯敏昌（钦州）等重要的古文家也不纳入本书研究范围。

接下来，我们就有必要先对清代广西的古文作品进行一番清点。通过对《目录》的统计，以文体而言，清代广西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诗歌居多，其次是古文，然后是词。这与诗、文、词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是一致的。诗歌不仅创作的数量多，而且历来是整理、研究的重点，这种情况在广西也不例外。对清代广西人诗歌作品的整理从乾隆年间已经开始。上林人张鹏展编纂了《峤西诗钞》二十一卷。道光年间，梁章钜任广西巡抚期间，钩稽沉沙，旁搜博讨，将古代至道光时期（最后一个诗人是吕璜）的历代广西诗人的作品及历代有关广西的诗歌作品

^① 清康熙年间汪森编辑《粤西诗载》、《粤西文载》，收录历代吟咏广西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的诗文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宦游、流寓、谪居广西的作家作品，只有明代少数几个广西籍作家的作品，如蒋冕、戴钦等。这是因为历代广西籍作家的作品，其流传数量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唐代曹邺、曹唐，宋代契嵩和尚、李时亮，明代蒋冕、吴廷举、戴钦、张鸣凤、王贵德等。虽然其中不排除作品散佚的可能，但也说明唐宋以来广西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太少。晚清广西藤县诗人苏时学《暇日偶翻两粤前辈诗集有所得，戏作论诗绝句十五首》（之三）这样写道：“岭西雅集流传少，唐宋遗音久已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其自注云：“宋元以前，粤西人有诗集流传者唯唐之曹祠部、曹尧宾及宋明教禅师之《镡津集》而已。”这样的情形，在清代已大为改观，不仅清代广西的文学史是以本省人为主书写，而且一些作家作品还在当时全国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毕竟，唐宋以来的文化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在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经过长期的融合，广西已蓄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必定会在某一时期显现出来。黄华表在《广西文献概述》中说：“广西人的学术、著作，实至胜清一代，质量上（并非数量）始足与广东或中原齐驱并驾。”载《建设研究》第四卷第五期。

^② 唐代柳宗元被贬谪为柳州刺史时，“南方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为文皆有法”。见[清]苏宗经辑《广西通志辑要》卷五，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③ 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从秦代以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广西一直是属于沿海的地区。但从明代起，由于省界线的变化，广西就成为内陆省份。”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整理刊刻而成《三管英灵集》五十七卷。道光年间临桂人廖鼎声有感于“粤人固非无能诗，以僻在岭外，流传遂少”^①，对历代广西诗人进行了点评，使我们得以观览珍贵的诗歌作品和了解广西的许多诗人。同治年间，广西巡抚张凯嵩因见乾嘉道间广西诗人的作品“遗书经乱，或存或亡”，极力四方搜求，刊刻《杉湖十子诗钞》，以求“他日考粤西文献，论诗教者，必有以取焉”。^② 其中收录了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李小韦、黄香甫、杨序黼、曾跻堂、赵澹仙、汪任之等广西著名诗人的诗作。民国时期，陈柱从保存文献的初衷出发，^③ 费尽心力，积极寻访，最终刊成《粤西十四家诗钞》，较为完整地保留了王贵德、汪运、商书浚、朱琦、龙启瑞、彭昱尧、王拯、郑献甫、苏时学、况澄、许懿林、封祝唐、王维新、甘曦和朱玉仙等十四位清代广西重要诗人的作品。民国时期广西陆川人吕集义编辑了《广西诗徵丙编》。韦湘秋《广西百代诗踪》^④则是对清代广西人诗歌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成果。可见，学界对清代广西诗歌的整理和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和认识。

对清代广西词的研究也一度为学界所关注。清代广西词的创作主要兴起于中后期，作品数量虽不及古文，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晚清的“临桂词派”，在广西乃至全国词坛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韦湘秋的《广西历代词评》^⑤对广西词坛发展进行了全面评述。

相对而言，清代广西古文研究则略显寂寞。无论是清代以来的整

^① 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考略·序》，1936年排印本。

^② 张凯嵩《杉湖十子诗钞序》，《杉湖十子诗钞》卷首，同治江夏张氏刊本。

^③ 陈柱《粤西十四家诗钞·跋》：“吾桂以僻处西南，文学之士倍难于他省。然亦惟其难，而成就者乃确乎不可易。盖能者尚不易传，则其不能者必有幸传矣！然又以流布之难，即此不易传者，久之亦淹没而不传，可慨也！夫诸家之别集，既无论矣。即有网罗众家编为总集，如上林张鹏展之《峤西诗钞》、福州梁章钜之《三管英灵集》等而流传亦绝少。省中学子既难睹先哲之典型，而海内文人欲一覩吾桂之文化亦戛戛其难，岂不重可叹哉！今世通行，惟有临桂况周仪之《粤西词》见，惜乎，其少耳！余以数年访求所得，录为斯篇，久欲通流，独苦无力。今年夏月，友人安徽黄朴存先生为介绍于上海，有正书局主人某君慨允付梓以发幽光。於戏，盛矣！谨跋数行，用志雅谊。”见陈柱编，陈湘、高湛祥校评《粤西十四家诗钞》（下），73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④ 韦湘秋：《广西百代诗踪》，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⑤ 韦湘秋：《广西历代词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理、研究状况,还是目前的关注程度,似与清代广西一度繁荣的古文创作局面极不相称。咸丰年间唐岳刊刻的《涵通楼师友文钞》,包括了梅曾亮、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和王拯等的古文作品,它不仅是为纪念师友之谊的文集汇刊,而且也是广西首次出现的一部具有古文总集意义的作品集。随后,光绪年间,侯绍瀛编纂的《粤西五家文钞》则刊印了吕璜、朱琦、龙启瑞、王拯和郑献甫等的古文作品,虽未能如愿完全收录“岭西五大家”的作品,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广西古文家的重要线索。1935年,黄蘋终于搜集到“岭西五大家”较为完整的文集,并刊为《岭西五大家诗文集》。但这几次较大规模的文集刊印,所刊刻的基本上是“岭西五大家”的作品,而清代广西主要的古文家却不仅是这些,清代广西的古文也不止桐城派古文。关于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黄华表已有所论及:

自曾涤生《欧阳生文集序》有“自是桐城文派,流衍于广西”之语,世途无不知广西有古文之学。其实广西古文,不是吕(月沧)朱(伯韩)龙(启瑞)王(定甫),实始于清初全州之谢良琦,同时者则有高熊徵;雍正时则有谢济世;乾隆时则有陈宏谋,同时者则有陈仁。吕、朱、龙、王、彭(子穆)五人,则是道咸间以梅伯言为小宗的一派,同时又以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选及此五人,故五人的名字特显……郑献甫……为文不主宗派,与吕、朱、龙、王异趣,其文亦杂而不纯,在吕、朱、龙、王下……^①

这段分析是较客观、准确的。说到清代广西的古文创作,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嘉道间号称“岭西五大家”的广西籍桐城派作家,其原因正如黄华表所说,得益于曾国藩和王先谦二人的大力推举。所以,此后凡是论述清代广西籍古文作家,此五人必与其中。如陈柱《中国散文史》精论桐城派流行传播过程,即说道:

^① 黄华表:《广西文献概述》。